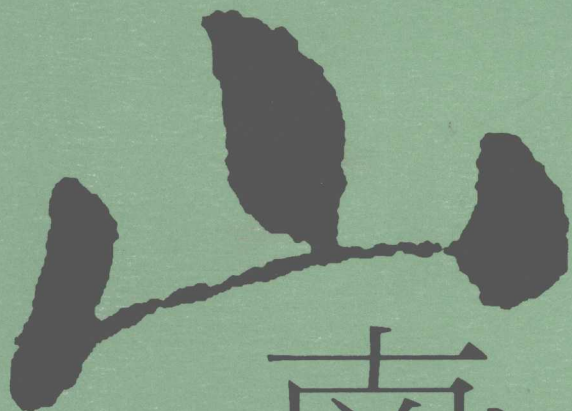


韩少功 / 著



南

北

八

溪

峒

笔

记

作家出版社

八

溪

峒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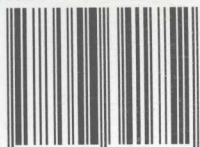
笔

记

山 南 北

那些平时看起来巨大无比的幸福或痛苦，
记忆或者忘却，
功业或者遗憾，
一旦进入经度与纬度的坐标，
一旦置于高空俯瞰的目光之下，
就会在寂静的山河之间毫无踪迹，
似乎从来没有发生过，
也永远不会发生。

ISBN 978-7-5063-4175-2



9 787506 341752 >

定价：24.00 元

韩少功／著

南北

八 溪 峒 笔 记

作家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山南水北/韩少功著. - 北京: 作家出版社, 2008. 1
ISBN 978 - 7 - 5063 - 4175 - 2

I. 山… II. 韩… III. 散文 - 作品集 - 中国 - 当代
IV. 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7) 第 176431 号

山南水北

作者: 韩少功

责任编辑: 汉睿 朱燕

装帧设计: 曹全弘

出版发行: 作家出版社

社址: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码: 100026

电话传真: 86 - 10 - 65930756 (出版发行部)

86 - 10 - 65004079 (总编室)

86 - 10 - 65015116 (邮购部)

E - mail: zuoja@zuoja.net.cn

<http://www.zuoja.net.cn>

印刷: 紫恒印装有限公司

成品尺寸: 148 × 214

字数: 235 千

印张: 10.25

插页: 2

版次: 2008 年 1 月第 1 版

印次: 2008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 - 7 - 5063 - 4175 - 2

定价: 24.00 元



作家版图书, 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
作家版图书,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。

个人简历

韩少功 男，汉族，1953年1月出生于湖南省。1968年初中毕业后赴湖南省汨罗县插队务农，1974年调该县文化馆工作，1978年就读湖南师范大学中文系，先后任《主人翁》杂志编辑、副主编（1982年），湖南省作家协会专业作家（1985年），《海南纪实》杂志主编（1988年），《天涯》杂志社长（1995年），海南省作协主席（1996年），海南省文联主席（2000年）等职。主要文学作品有短篇小说《西望茅草地》、《归去来》等，中篇小说《爸爸爸》、《鞋癖》、《报告政府》等，散文《世界》、《完美的假定》等，长篇小说《马桥词典》与长篇笔记小说《暗示》等。另有译作《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》、《惶然录》等。曾获中国内地、台湾、法国等多种奖项。作品有英、法、荷、意、韩、西等多种外文译本在境外出版。



任玉明 / 摄

真少功



韩公韩婆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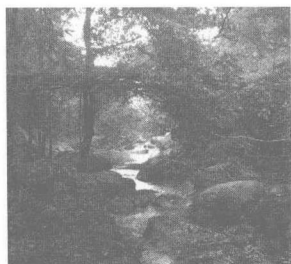
目 录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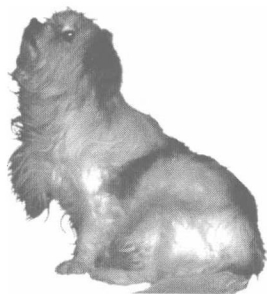
1. 扑进画框 / 1
2. 地图上的微点 / 5
3. 回到从前 / 7
4. 残碑 / 12
5. 耳醒之地 / 16
6. 拍眼珠及其他 / 18
7. 智蛙 / 22



8. 笑脸 / 24
9. 准制服 / 26
10. 特务 / 28
11. 怀旧的成本 / 30
12. 开荒第一天 / 34
13. 治虫要点 / 38

14. 村口疯树 / 42
15. 月夜 / 46
16. 瞬间白日 / 48
17. 太阳神 / 49
18. 蠢树 / 51
19. 再说草木 / 53
20. 红头文件 / 57
21. CULTURE / 60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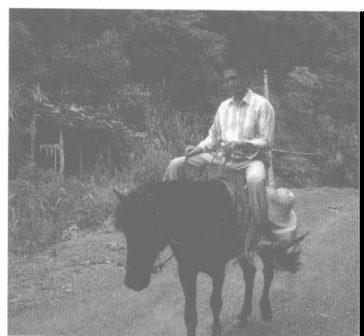




- 22. 每步见药 / 63
- 23. 养鸡 / 66
- 24. 小红点的故事 / 69
- 25. 无形来客 / 71
- 26. 晴晨听鸟 / 73
- 27. 鸟巢 / 75
- 28. 忆飞飞 / 77
- 29. 雷击 / 80
- 30. 守灵人 / 83

目
录

- 31. 中国式礼拜 / 85
- 32. 开会 / 89
- 33. 船老板 / 92
- 34. 藏身入山 / 96
- 35. 塌鼻子 / 100
- 36. 神医续传 / 102
- 37. 老地主 / 104
- 38. 卫星佬 / 107
- 39. 意见领袖 / 110
- 40. 面子 / 115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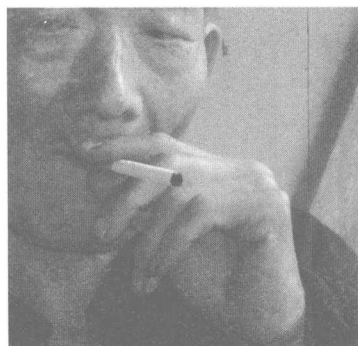


- 41. 诗猫 / 118
- 42. 猫狗之缘 / 121
- 43. 山中异犬 / 124
- 44. 三毛的来去 / 129
- 45. 感激 / 135
- 46. 窗前一轴山水 / 137
- 47. 墙那边的前苏联 / 142
- 48. 当年的镜子 / 144
- 49. 知情人 / 146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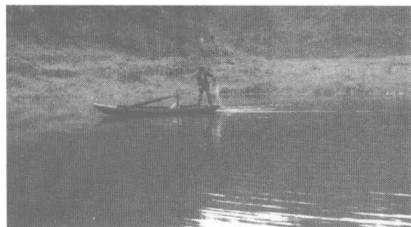
50. 隐者之城 / 148
51. 邻家有女 / 150
52. 笑大爷 / 154
53. 垃圾户 / 157
54. 最后的战士 / 162
55. 老逃同志 / 166
56. 寻找主人的船 / 169
57. 一块钱一摇 / 173
58. 月下狂欢 / 175
59. 农痴 / 177
60. 一师教 / 181
61. 非典时期 / 187
62. 青龙偃月刀 / 189
63. 瓜菜 / 193
64. 非法法也 / 196
65. 疑似脚印 / 199
66. 哲学 / 204
67. 空山 / 205
68. 天上的爱情 / 208
69. 庙婆婆 / 212
70. 野人 / 214
71. 野人另一说 / 215
72. 气死屈原 / 217
73. 兵荒马乱 / 222
74. 带着丈夫出嫁 / 226
75. 豪华仓库 / 229
76. 蛮师傅 / 233
77. 欢乐之路 / 237



- 78. 口碑之疑 / 241
- 79. 很多人 / 245
- 80. 认识了华子 / 249
- 81. 也认识了老应 / 252
- 82. 蛇贩子黑皮 / 255
- 83. 雨读 / 258
- 84. 时间 / 262
- 85. 你来了 / 264
- 86. 守秋 / 265
- 87. 夜半歌声 / 268



- 88. 各种抗税理由 / 270
- 89. 另有一说 / 274
- 90. 李家兄弟 / 276
- 91. 十八扯 / 281
- 92. 相遇 / 284
- 93. 老公路 / 289
- 94. 老地方 / 294
- 95. 待宰的马冲着我流泪 / 296
- 96. 另一片太空 / 297
- 97. 秋夜梦醒 / 300
- 98. 遍地应答 / 306
- 99. 在天空 / 310
- ◇ 再版后记 / 312



1. 扑进画框

我一眼就看上了这片湖水。

汽车爬高已经力不从心的时候，车头大喘一声，突然一落。一片巨大的蓝色冷不防冒出来，使乘客们的心境顿时空阔和清凉。前面还在修路，汽车停在大坝上，不能再往前走了。乘客如果还要前行，探访蓝色水面那一边的迷蒙之处，就只能收拾自己的行李，疲惫地去水边找船。这使我想起了古典小说里的场面：好汉们穷途末路来到水边，幸有酒保前来接头，一支响箭射向湖中，芦苇泊里便有造反者的快船闪出……

这支从古代射来的响箭，射穿了宋代元代明代清代民国新中国，疾风飕飕又余音袅袅——我今天也在这里落草？

我从没见过这个水库——它建于上个世纪70年代中期，是我离开了这里之后。据说它与另外两个大水库相邻和相接，构成梯级的品字形，是红色时代留下的一大批水利工程之一，至今让山外数十万亩农田受益，也给老山里的人带来了驾船与打鱼一类新的生计。这让我多少有些好奇。我熟悉水库出现以前的老山。作为那时的知青，我常常带着一袋米和一根扁担，步行数十公里，来这里寻购竹木，一路上被长蛇、野猪粪以及豹子的叫声吓得心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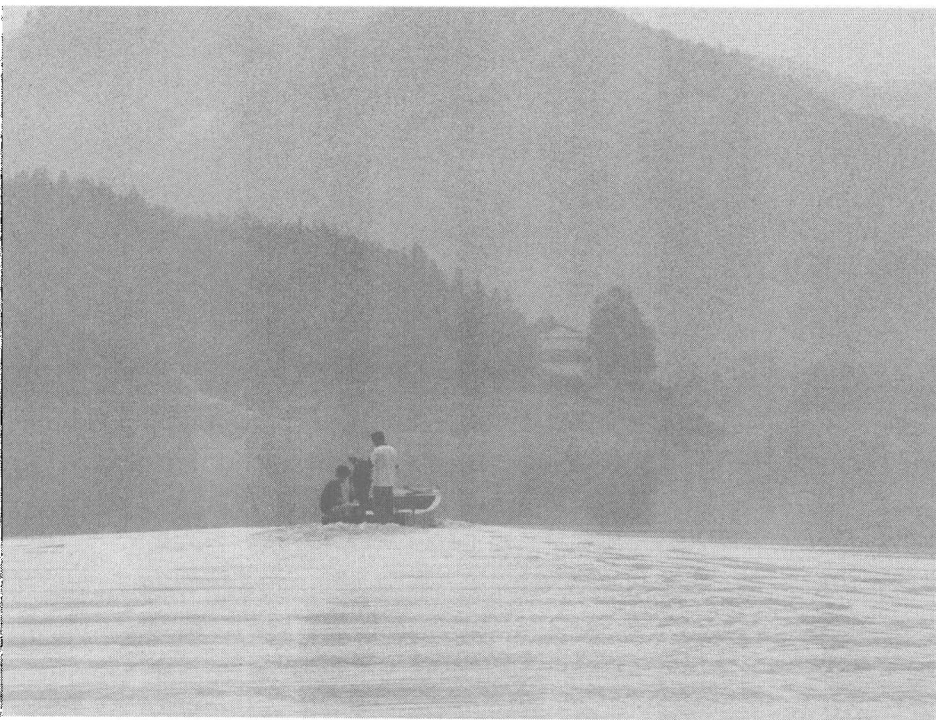
惊胆战。为了对付国家的禁伐，躲避当地林木站的拦阻，当时的我们贼一样昼息夜行，十多个汉子结成一伙，随时准备闯关甚至打架。有时候谁掉了队，找不到路了，在月光里恐慌地呼叫，就会叫出远村里此起彼伏的狗吠。

当时这里也有知青点，其中大部分是我中学的同学，曾给我提供过红薯和糍粑，用竹筒一次次为我吹燃火塘里的火苗。他们落户的地点，如今已被大水淹没，一片碧波浩渺中无处可寻。当机动木船突突突犁开碧浪，我没有参与本地船客们的说笑，只是默默地观察和测量着水面。我知道，就在此刻，就在脚下，在船下暗无天日的水深之处，有我熟悉的石阶和墙垣正在飘移，有我熟悉的灶台和门槛已经残腐，正在被鱼虾探访。某一块石板上可能还留有我当年的刻痕：一个不成形的棋盘。

米狗子，骨架子，虱婆子，小猪，高丽……这些读者所陌生的绰号不用我记忆就能脱口而出。他们是我知青时代的朋友，是深深水底的一只只故事，足以让我思绪暗涌。三十年前飞鸟各投林，弹指之间已不觉老之将至——他们此刻的睡梦里是否正有一线突突突的声音飘过？

巴童浑不寝，夜半有行舟。这是杜甫的诗。独行潭底影，数息身边树。这是贾长江的诗。云间迷树影，雾里失峰形。这是王勃的诗。野旷天低树，江清月近人。这是孟浩然的诗。芦荻荒寒野水平，四周唧唧夜虫声。这是《阅微草堂笔记》中俞君祺的诗。……机船剪破一匹匹水中的山林倒影，绕过一个个湖心荒岛，进入了老山一道越来越窄的皱折，沉落在两山间一道越来越窄的天空之下。我感觉到这船不光是在空间里航行，而是在中国历史文化的画廊里巡游，驶入古人幽深的诗境。

我用手机接到一个朋友的电话，在柴油机的轰闹中听不太清楚，只听到他一句惊讶：“你在哪里？你真的去了八溪？”——他是说这个乡的名字。



八溪库湖一角。在绕湖公路建成以前，农民出入八溪峒都得乘船渡水。

为什么不？

“你就打算住在那里？”

不行吗？

我觉得他的停顿有些奇怪。

融入山水的生活，经常流汗劳动的生活，难道不是一种最自由和最清洁的生活？接近土地和五谷的生活，难道不是一种最可靠和最本真的生活？我被城市接纳和滋养了三十年，如果不故作矫情，当心怀感激和长存思念。我的很多亲人和朋友都在城市。我的工作也离不开轰轰城市。但城市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已越来

越陌生，在我的急匆匆上下班的线路两旁与我越来越没有关系，很难被我细看一眼；在媒体的罪案新闻和八卦新闻中与我也格格不入，哪怕看一眼也会心生厌倦。我一直不愿被城市的高楼所挤压，不愿被城市的噪声所烧灼，不愿被城市的电梯和沙发一次次拘押。大街上汽车交织如梭的钢铁鼠流，还有楼墙上布满空调机盒子的钢铁肉斑，如同现代的鼠疫和麻风，更让我一次次惊悚，差点以为古代灾疫又一次入城。侏罗纪也出现了，水泥的巨蜥和水泥的恐龙已经以立交桥的名义，张牙舞爪扑向了我的窗口。

“生活有什么意义呢？”

酒吧里的男女们疲惫地追问，大多找不出答案。就像一台老式留声机出了故障，唱针永远停留在不断反复的这句话，无法再读取后续的声音。这些男女通常会在自己的墙头挂一些带框的风光照片或风光绘画，算是他们记忆童年和记忆大自然的三两存根，或者是对自己许诺美好未来的几张期票。未来迟迟无法兑现，也许永远无法兑现——他们是被什么力量久久困锁在画框之外？对于都市人来说，画框里的山山水水真是那样遥不可及？

我不相信，于是扑通一声扑进画框里来了。

2. 地图上的微点

几年前我回到了故乡湖南，迁入乡下一个山村。这里是两县交界之地，地处东经约113.5度，北纬约29度。洞庭湖平原绵延到

湘东北的山脉拔地而起。





上山有登天之感。

这里，突然遇到了高山的阻截。幕阜山、连云山、雾峰山等群山拔地而起，形成了湘东山地的北端门户。它们在航拍下如云海雾浪前的一道道陡岸，升起一片钢蓝色苍茫。

山脉从这里跃起，一直向南起伏和翻腾，拉抬出武功山脉和罗霄山脉，最终平息于遥不可及的粤北。我曾找来一本比一本比例尺寸更大的地图，像空降兵快速降低高度，呼呼呼把大地看得越来越清楚，但最终还是看不见我的村庄。我这才知道，村庄太小了，人更是没有位置和痕迹。那些平时看起来巨大无比的幸福或者痛苦，记忆或者忘却，功业或者遗憾，一旦进入经度与纬度的坐标，一旦置于高空俯瞰的目光之下，就会在寂静的山河之间毫无踪迹——似乎从来没有发生过，也永远不会发生。

浩阔的地貌总是使人平静。